



六六

六六：把梦想干掉

“大家对我期待不要太高，我没有老想着下一部小说一定要超过前一部。如果大家都和我一样期待不高，房价就不会这么高了。”

“《蜗居》火了，我当时非常得意。有一次在飞机上听到旁边有人在谈论《蜗居》，我真想站起来像芙蓉姐姐那样，摆出一个经典的S形，说：‘我就是六六！’”

令她气恼的是，“咱也跻身名

流了”这么明显的现象，她那些姐妹死党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，总当她还是那个在新加坡住经济适用房，在伟大祖国无房无车，没事就爱在网上看八卦的家庭妇女。

《收获》杂志的约稿电话抚慰

了她受伤的心灵。编辑对她说，在《收获》上发表文章往往是一个作家步入创作巅峰期的标志。她甚感欣慰，因为虽然接连写了《王贵与安娜》、《双面胶》、《蜗居》3部小说，部部都很火，“但我从来不

认为我能算个作家，也就是一个走红的网络写手吧！”

不过，“被认可”的喜悦迅即又被儿子击碎：“妈妈，你整天躺在床上，怎么能算‘坐家’，你是‘躺家’才对！”

1 写着写着，无数小网站垮了

1999年9月，六六还叫张辛。在国内做了4年多房地产买卖的她来到新加坡，陪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的先生。她是大专学历，一开始连就业证都申请不到，“想申请读书也申请不到，所有新移民可以走的路全部被堵死”。

半年后，她得到了在幼儿园教中文的职位，除此之外，她还担任好几个孩子的家教。早上七八点她去幼儿园工作，下午去中文学校教课，晚上10点才回家，洗完澡坐

在电脑前，点开几个熟悉的中文网站，看热闹、发帖子，一直干到凌晨三四点。她的网名“少妇六六”，“少妇闲来无事，网上遛遛”的意思，后来索性改为“六六”，意为“风顺、水顺、六六大顺”。

当时她认为新加坡是文化沙漠，看不到什么好的文字，就自己写一些七八百字的小文章。“我打开Word文档就不会写小说了。我只能在论坛上发帖，还得有人不断地回，否则就写不下去。我不像大多数作家，需要酝酿推敲，

我就得一边写，一边听下面有人使劲拍巴掌，砸砖也行。没办法，不是科班出身，草台班子习气严重。”她说。

如此写了四五年，正好与互联网的兴起、洗牌同步，“小网站倒了无数，倒一个我换一个地方，哈哈……”2003年，她的第一部网络中篇小说《王贵与安娜》完成，有拍砖的，有叫好的，一时热闹非常。

有粉丝给她来信：“六六，你会成为本世纪最好的作家！”她心想：“我没疯，这人倒先疯了。”她壮着

胆子把稿子投给《收获》杂志，人家给退回来了：“稿子不错，可我们下期有王朔的一个稿子排着呢！”

有出版社答应给她出版，版税只有万把块钱，她的闺蜜比她还激动：“出出出，不给钱也出。你也不想想，你以后还能写出这么长的东西吗？没准儿这一辈子就出这么一本书呢！”

她真没想到自己一个玩票的，后来还能写出《双面胶》和《蜗居》，更没想到会辞掉教职，成为职业作家。

2 “观众比较纯洁，我感到很抱歉”

《蜗居》大热，六六声名大噪的同时，也收到了一些况味复杂的“副产品”。

电视剧原本以“房奴”和“反腐”为切入点，但观众显然对大妈与小三斗法更感兴趣，甚至有大量女性观众迷上“宋思明”。六六因此被扣上“美化贪官”、“美化婚外恋”两大罪名。

2009年11月15日，一个名为《天雷滚滚，史上台词最淫荡的电视剧《蜗居》的帖子出现在天涯社区“娱乐八卦”论坛里。楼主“花痴小马甲”将电视剧里贪官和二奶调情的“露骨”

对白一一截屏，3日内点击率高达11万多人次，回帖3000多个。

“观众比较纯洁，我感到很抱歉。我写的电视剧不是儿童剧，如果我写的是儿童剧，我会非常注意。但我写的是现实题材的电视剧，我的描述只是还原生活。”六六说。

不同的读者，对小说会有不同的解读。《双面胶》出来后，不少女性读者说自己在丽鹏身上找到了影子，读完小说，就明白该怎么做了。这话让六六听着胆战心惊，不晓得她们到底领会了

什么。而不少男性朋友对小说的结局很不满，把它列为恐怖小说，认为有破坏家庭和谐的嫌疑。

“《蜗居》这个故事里有我理解的生活。很多人希望能改写故事的结局，别弄得那么惨，说宋思明和郭海藻是真爱。我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忍不住内心冷笑。什么是真爱？真爱就是，当你刨去衣服首饰房屋等一切的时候，你依旧会选择的情感。海藻会这样对待宋思明吗？你用脚指头想想都知道不会。”

在六六看来，人生其实是一

个太极圆，一半圆一半缺。她个人认为，人生没有捷径可走。你20多岁有体力的时候不去拼搏，到40多岁怎么拼？现在很多女孩子很现实，想有房有车，但把爱情限定在这些条件里，爱情就狭隘得多。

随后，六六整容潜逃、逃避欠款等各种传闻也不胫而走，她一度谢绝所有媒体的采访。

谁都知道这是假的，假到不堪一击，还非要让她来证实。伏尔泰说，没有所谓的命运，命运不过是考验、惩罚和补偿。所以，她觉得这就是她应得的考验。

3 “大家对我期待不要太高”

六六以“慢工出细活”和“不应酬”两大基本原则行走江湖，成名之后，每年出去吃应酬饭的次数“不超过10次”。新书杂文集《妄谈与痴话》日前发售，她承诺给出版方的宣传时间只有两天，过时不候。

1995年之前，她在学校读书时，就开始捣腾房地产销售。也就是说，1999年之前，她在耗费生命做不喜欢的事情。她喝酒，陪人吃饭聊天，拿下单子，处理各种人际关系。她学会了打麻将，歌唱得也不错，当时流行的，没她不会的。

现在，写作是她的职业。“你们爱看我的文字就好，不要看那

个下蛋的鸡。”她说，如果想尽情欣赏她的文字，就给她空间去生活、感受和沉淀，而不是吃不着边的饭，喝着不着边的酒，聊不靠谱的人。

至今，她也没有改变在网上写东西的习惯。

“有故事想讲”是她创作的原动力。《蜗居》出来后，她以为再没什么可写的了，没想到其后一年半里，自己生病，老妈生病，天天泡在医院，忽然想写本讲医患关系的小说。有人说，哎呀，你真是会抓大热点啊。她只能笑笑，说自己就生活在这水深火热里。

其他作家为什么不写呢？她也不知道，可能人家生活都改善

了吧，都住上豪宅、过上看病不用排队的好日子了吧！至于她，租住在上海一个30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出门挤公交，看病排长队，儿子在上海上不了好的公立幼儿园，只能回新加坡去。

她出书的过程总是非常漫长。《蜗居》是2006年底截稿的，2007年底出版；2003年写的《王贵与安娜》，2008年电视剧才出来。《天堂电影院》里有句话说得好：好东西值得等待。一个摆脱了生活压力的人，应该踏实做点事。

“我不在意外界对我的评价。我想写我感兴趣的作品，到现在

为止，一直坚持这个立场。我不接受写剧本的活儿，也不写杂志专栏，不给报纸长期供稿，因为做不了命题作文。我要做到每一篇文字都是言由心生。我打算就这样慢慢写下去。”她说。

作家不是可以终生从事的职业，老了可能就抓不住流行色了。她没有写作规划，如果文字还有人欣赏，她就写。

“大家对我期待不要太高，我没有勇攀高峰的决心，老想下一部小说一定要超过前一部。如果大家都和我一样期待不高，房价就不会这么高了。”

（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）

4 关于男女、婚姻、房子

六六语录：

1. 朋友叹息，你的字，终于流俗了。我是看着你从《王贵与安娜》到现在的。我说，这就对了，我终于，也主流了。

2. 婚姻承载不起浪漫与幻想，它就是个事务性的工作……耐心和涵养要比激情、爱情重要得多。

3. 最稳定的家庭模式应该是男的没钱、女的难看。

4. 大妈吧，就是梳打饼干，家里的储备粮，只在紧急时刻才咬上一口。

二奶吧，就是摇头丸，吃的时候浑身舒爽，吃完以后呕吐流鼻涕难受。

5. 男花瓶比女花瓶还要命。女花瓶还能卖个好价，男花瓶若不幸没傍上阔太，在家就成鸡肋，外人看着荤，自己却下不了口。

6. 女人的一生就是吃了减，减了吃。

7. 这个社会上只有两类人冒闯闯红灯：一类是社会的最底层，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，多一分钟就多一毛钱，这叫被逼死；另一类就是各种非正常牌照颜色的车及超级豪华车，这类人叫自作死。

8. 当下留给底层的太少，给他们留的希望太小，甚至没给他们的后代留下多少希望。人如果活着没什么奔头，是很可怕的事情。

9. 我们是盘子里的菜，下饭的时候就一筷。在瞬息万变朝令夕改的今天，我看除了养好身体，吃光花光用光是保值的，其他什么都不保。

